

海与天：我那温暖的大学生活

□ 范根定（电机系发32班）



不知道为什么，发32的同学们在20年前，把班报的名称定为《海与天》。我也不敢妄测，是否还有人保存了这样小小的岁月纸片——正如潘立保存的米面粮票和送别时的登车时间记录纸？也许它们都飘落在岁月的浩瀚烟雾中了吧！

我们难道有海一样澎湃的豪情？间或有海一样靛蓝的忧郁？有一天一样宽阔的胸怀？有志在四方的理想？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

人生就是这样，时间在不停的流淌，回忆却在40岁的脑海里越来越浓重了：发32，我那个温暖的大学生活啊！

记得第一任班主任是周勤，他的父亲周荣光教授最后也教了我们。高高的、帅帅的周老师听说后来也去了美国。张伯明老师带过我们，他是上过山下过乡的，也是国内第一批工科博士。虽然我们没有看望过您，但是心里总有一份真诚的祝愿：希望您好！崔老师已经过世了，周毅、潘立他们还代表我们去那个“驿站”为他送别……

记得第一次仲秋，我们是在颐和园的那个岛上过的。南腔北调的介绍，也许带来过笑声，也许你根

本没有听懂我说的是什么。在那个爽朗的夜晚，全然不知这群南腔北调的兄弟们姊妹们，日后会成为我一生的牵挂。

记得我们有一次在黑板上，把所有的绰号都列出来，竟然有50多个！有的人竟然有两个、三个之多！如今见面，那些只在

同学间呼来唤去的雅号，依然有效。你还记得你是谁？你还记得他是谁？

水博士很神，记得他有一个学期光选修课就有9门之多！何老大被窝里挑灯夜战，一个学期怕是把图书馆所有的武侠小说阅了遍吧？小四川瘦瘦弱弱的，你怎么能把他和一个股市上叱咤风云的勇士相联系？还记得潘洪华第五年在伊拉克做毕业设计，幸亏赶在海湾战争之前回来了；第五年早早离开集体的许磊也从澳大利亚回到深圳，和郭锋一样，他们都是国际贸易主义实践者。

为官的算起来也有几个：算是子承父业的老陈迅、吴立文，那个会多种语言的天才少年朝鲜族弟兄成律，沂蒙精灵小山东，长水兄和在深圳工业开发区供职的江西兄弟胡小。周毅斯在真真正正的搞发明搞研究做产品，只有狗子在清华坚守，吕老师也捺不住寂寞去了加拿大。说起加拿大，人可比北京的多：咪咪、拉拉、李晓、张忠英、高友能、范子愚，还有杨健、沈玲岩夫妇。

你不能忘了老戚同志煮咖啡闹

得楼道里“大闻其豆”，你也不能忘记晚上十点煮的那锅方便面是怎么被稀里哗啦瓜分掉的，更不能忘了关掉灯光朝后面博研楼里看风景的一群懵懂少年的笑脸。是否还会想起熄灯后的嬉笑“愚谈”？是否还记得老卜狗在圆明园的经典歧义语录？

部分有小资情调的、艺术气质的人——有没有杨健？——还约了中学女生游圆明园。最后我们班还真成了两对儿。我们应该还有三个非洲的黑兄弟们，似乎毕业后大家都没有了往来；大学期间也只是限于抄作业和请吃糖的外交事务处理上，多少是个遗憾。不然中非论坛，咱们也应该有所贡献！

远先生去了美国，你的一阵咆哮，也不过是一时的宣泄，这要在内蒙古大草原上，该是怎样的辽阔！陈凯留在英国，佛山的老鲚做着和电力无关的生意，日本回来的南通卜兄据说在上海做工程，我也终于服从了自己的爱好，做起了电脑类杂志，而且翻山越岭的过程还劳大家惦记，真的是不愿再回首。

三个北京的女孩，一个来自哈尔滨，一个来自合肥，大学的我们关于女孩子的事记述很少。只好由她们自己来补充。

一切都是顺着时间的轨迹向前发展。好在目前，不管是在天边，还是在海的那一边，我们始终能够在网的两边，在PC的一边。联系时续时断，虽如游丝般细，但却缠缠绵绵。岁月会让我们更念想在清华园的那几年。心里默默呼唤：发32，我们那个温暖的班。☑